

舊書新果・刹那懷想

卡在龐大的機器裏

把微縮菲林裝上閱讀機，調校焦距和位置，機器內的燈把菲林投影到屏幕，再扭動轉鈕，舊報一格一格地移動，文字縮小又放大、晦暗又發亮。有些文章只刊在報紙裏，但舊報難以儲存，微縮菲林是它唯一存留的居所。

在李碧華小說《胭脂扣》中，故事從上環的報館和電車開始，改編成電影的版本亦把電車場面表現得流麗動人，日本學者藤井省三即在兩篇文章特別提到《胭脂扣》中的電車。電影版本未處理一段到圖書館查找舊報的情節，筆者因研究香港文學而翻查微縮菲林，對該段情節特別感同身受。《胭脂扣》本身也是個有關尋找的故事，小說中的人和鬼，各自尋找失落的盟誓、逝去的香港、破碎的歷史。李碧華或者為小說蒐集資料時查看過舊報菲林，再把當中的過程化入小說裏。《胭脂扣》中的袁永定為查找一九三二年的新聞，到大會堂圖書館借閱微縮菲林，但最早的收藏只到一九三八年，他沒有找到心目中的文字，卻讀到當年的廣告、副刊、因「被檢查」而開天窗的專欄，因不能提日軍侵華而間現空格的文章。破碎脫落的文字、「國家安全」包裝下的審查，更顯出追查歷史的徒勞。袁永定看到的應該是《星島日報》，該報在一九三八年創刊，當然沒有三二年的新聞。有關文章被檢查，在當時其實很普遍，曾在香港任職報紙副刊編輯的作家戴望舒，寫過一篇〈十年前的星島和星座〉，收錄在九九年出版的《戴望舒全集·散文卷》中，他特別提到三八至四一年間遭港府審查的情況，他說當時報紙上不准用「敵」字，「日寇」更不用說，違禁的文字唯有用交叉或方格代替，他曾「開天窗」抗議，後來連「開天窗」也被檢查官禁止。

微縮菲林閱讀機的機身上有操作說明，然而實際情況總比說明複雜。有些菲林難以安裝，得花上一番苦勁；有的正反倒置，顯映出的一切全都相反，沒法還原；有的日期與次序錯置，扭動轉鈕原使舊報逐日顯映，現在成了往後，你唯有順從它的堅持，承認自己時光倒流的本質：你是落後的，而舊報永遠在你前面。

真實與說明不相配，這是多麼稀鬆尋常的事，視覺勞損，才是閱讀微縮菲林最痛苦一環。微縮菲林的真意，實在不是閱讀，而是尋找；逐段逐格逐日的尋找。在縮小又放大、晦暗又發亮的字海裏，你唯有相信，終會找到心中的段落。最後只得承認，文字的顯現不是必然，它可以因觀者的視覺勞損，即使出現也被略過，以至被審查，變成交叉或方格，破碎、脫落，卡在龐大的機器裏。

陳智德